

一段充满对灾难、生命、勇气和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发生在二〇〇三年春天的我们都经历的故事……

新世纪长篇小说

赵冬苓 著

# 21天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长篇小说

# 21天

赵冬苓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天/赵冬苓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4  
(新世纪长篇小说)

ISBN 7-5329-2311-8

I. 21…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8168 号

<b>主管部门</b>	山东出版集团
<b>集团网址</b>	www.sdpress.com.cn
<b>出版发行</b>	山东文艺出版社
<b>电子邮箱</b>	sdwy@sdpress.com.cn
<b>地 址</b>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b>印 刷</b>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b>版 次</b>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b>规 格</b>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75 插页/2 千字/441
<b>印 数</b>	1—10000
<b>定 价</b>	28.00 元



**赵冬苓**，女，供职于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曾创作拍摄了电视剧一百多部集、电影数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多部。其作品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华表奖、中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齐鲁文学奖等，其电影剧本《激情辩护》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提名，并曾两次获山东省优秀编剧奖。代表作有：电影《紧急救助》、《激情辩护》、《郑培民》；电视剧《孔繁森》、《至高荣誉》；长篇小说《凯旋门》、《仗义执言》；中篇小说《八路牛的故事》等。

##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二〇〇三年那个难忘的春天。

京州市在顺家园 B 座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一名非典患者的被发现使这座楼一下子变成了全市关注的中心。为防止疫情的扩散和保证楼内一百户居民的健康，大楼被整体隔离，从四月二十一日这个不平常的日子开始，整整被隔离了二十一天。

这一天，楼内大学教授左光被确诊为胰腺癌，妻子周捷正准备带他外出旅游，以享受生命的最后时光；任途一帆风顺的官员王贵生刚刚从下面调进这座城市，住进了与患者隔壁的单元房；身心俱疲的歌星倪虹从北京躲非典躲到了这里，遇上了青梅竹马的恋人李立和已经下岗的老同学张亚丽；以钢琴为生命的陈老师和掌握着几千万资产的老总妻子顾真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而五进宫的小偷悄悄从爱着他的女孩素素身边溜开，在大楼被隔离前几分钟溜进了十七楼退休警察高大平家，为的是把已经偏瘫的高大平偷个精光，让他颜面扫地……突然之间发生的灾难，把一切都改变了。

二十一天里，全楼居民由恐惧、焦灼、惊慌失措、彼此隔离到镇定、从容、彼此关爱、互相理解和互相帮助搀扶，经历了灾难的洗礼和精神升华。在这二十一天里，灵魂上沾染了污垢的官员在一次次犯错误的过程中睁开了灵魂的另一双眼睛，重新认识了自己；总也长不大的男孩成熟为有责任感的男子汉；做了一辈子英雄梦的老警察不光挽救了小偷窦康的灵魂和他的爱情，还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民警察真正的职责所在；陈老师濒临破碎的家庭之舟，在灾难的颠簸之下重新生出了患难与共的亲情；生命走向尽头的左光用最后的生



命之光，完成了一本写在了楼里的书；而大力和他白衣天使的妻子邹烨一起，演绎出了感动全市人民的倾城之恋……

这是作者在灾难之中为灾难之后写就的一本书。书中的人和事我们在二〇〇三年的春天都经历过，但又恍如多年后的回首。全篇充满了对灾难、生命、勇气和人与人关系的思考，人物形象鲜明而有光彩，情节一波三折，细节生动鲜活，语言富有哲理而充满文采。



# 第一章

## 1

故事从头一天晚上开始，这一天，是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日。请注意这个特殊的日子。

这座“在顺家园”居民楼，是一栋在现代城市里经常可见的高层建筑，中等档次。楼上家家灯火，显得祥和安宁。这是一个安详的夜。

一个个家庭，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打麻将，有人在厨房里洗涮，还有人在弹钢琴……

一家的电视上，正在播出着当天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卫生部新任副部长高强正在讲话……

京州市委书记刘一平办公室的门，一下子被打开。

刘一平，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正在打电话，闻声猛地抬起头来。进来的是尚雷，本市卫生局长。

尚雷：“刘书记。”

刘一平看他一眼，对电话：“好了，先到这儿。”挂上电话。

尚雷：“刘书记，人民医院那个患者确诊了。”

刘一平顿时张大了眼睛：“非典？”

尚雷：“是的。”

刘一平抓起电话：“小王，通知全体党委成员，二十分钟以后在市委会议室开会，不能请假。”

他站起来，看着尚雷：“非典来了？”又自己回答：“非典来了。”

京州市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夜景，到处流光溢彩，灯火辉煌。一辆出租车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驶过。各色灯光不时地



从坐在车后座的女人脸上掠过。女人三十几岁，端庄美丽，神情悲怆。她叫周捷，京州大学老师。

周捷眼含泪水，回忆着和冯大夫的对话——

“胰腺癌，是所有癌症中最痛苦的一种，一般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很痛苦，很痛苦，你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冯大夫，左光还有几个月的生命？”

冯大夫一顿：

“长则，半年。”

“短则呢？”

“三个月？两个月？也许，更短。”

一阵沉默。

“冯大夫，没有什么办法可治了吗？”

“他的肿瘤长在胰头部位，没办法动手术。或许可以放化疗，但对病情无济于事。而他却会因为强烈的反应躺在床上，从此就倒下去，很难再重新站起。”

又是一阵沉默。

“我该怎么办？”

“必要时用止疼药。”

“还有呢？”

“再有必要再用止疼药。”

“还有呢？”

“再有必要时……”

“不用说了。”

“周捷，像一切没发生时一样活着。鼓励他，帮助他，享受生命，享受生活。”

周捷悄悄地流下了泪，又轻轻地抹了去。

七楼的一个门打开了。黑暗中有个殷勤的声音：“就是这儿了，701。请进吧王局长。”





灯亮了。进门来的是一个秘书模样的青年，身后跟着一个样子有些土气、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他是王贵生，刚从下面提拔到省城来的干部。灯光刺得他眼一眯，觑着眼打量着面前的房间。

这是一个不大的单元房，屋里的陈设很简单。

刘秘书站在他身后：“两室一厅。办公厅的意思，您的家属还没过来，暂时在这儿周转一下，新宿舍楼夏天就能完工。房子很小，楼层不错。”

王贵生不明白：“楼层不错？”

刘秘书笑了：“七楼。七上八下嘛。”

王贵生明白了，声音淡淡地说：“哪有那些事？小刘，天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上班的时候过来接我，我过去和局里班子见个面。”

刘秘书：“也好，您早休息。电话已经通了，您赶快给家里报个平安吧。热水器也装好了，洗澡也没问题。生活用品我都准备好了，全在洗手间里，您看看还缺什么。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您有事……对了，新宿舍楼要分图纸，您要几楼？要我看，还是七楼，怎么样？”

王贵生淡淡地说：“好啊。”带几分欣赏地看他：“小刘，当秘书几年了？”

刘秘书：“五年了。原来在秘书科写材料，您调来，领导才通知我跟您。”

王贵生意味深长地说：“五年了。好好干，小伙子，大有前途啊。”

刘秘书听出了话里的意思，高兴地说：“我一定。王局长，您路上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几点来接您？”

王贵生：“八点上班，七点半吧。”忽然听到楼外有喧嚣声：“怎么回事？”

刘秘书：“噢，听说是倪虹要回来。可能是那些追星族



吧。”

王贵生：“倪虹？那个歌星？”

刘秘书：“是啊。听说，她唱红以前住在这座楼上，北京不是闹非典吗？她跑回这儿来了。”

王贵生：“躲非典从北京躲到这儿来了？也太夸张了吧？”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窗前向下看着。

## 2

十来个少男少女等在楼门口，手里拿着小本子，急不可耐地翘首以待着。

一辆出租车远远地开过来，少男少女们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声：“来啦，来啦！”激动地向前拥着。

汽车停下，周捷下车，追星族们拥上去，把她吓了一跳。

孩子们已经认出她不是倪虹，失望地嚷着“不是”退了回去。周捷匆匆穿过人群进楼。

周捷乘电梯缓缓上升。她仰着脸，努力镇静着自己。

左光，四十几岁，和妻子周捷同在京州大学。此时，正在家里和什么人通电话，手舞足蹈的样子。

左光：“灵感，完全是灵感，是在睡梦中得到的。感觉一下子全找到了。我现在可以答应你了。什么？三个月？你想要我的命。不，老马，这是我很看重的一本书，我要好好写，用生命写。我要配得上这个题目。给我半年，半年时间，一天不能再少。就这样。”

周捷来到门口，听着屋里的声音，最后一次镇静自己。

她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掏出钥匙开门，同时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周捷进了屋，左光看到她，挂了电话。



左光：“小捷，知道我给我书找到了一个什么名字吗？《波澜壮阔的生命》！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周捷笑着说：“真好。一本探讨生命本源的书，就应该有这样一个生命。”

左光激动地说：“生命不就是应该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吗？我喜欢这名字。一本给青年人看的哲学书，从名字开始就应该能吸引他们。小捷，老马疯了，他要我三个月交稿，我告诉他半年，一天都不能少。我要把这本书写好，写成一本可以流传下去的书。”

周捷看着他，什么也没说。

左光：“对了，冯大夫怎么说？他又会耸人听闻吧？你别听他的，最近听说因为闹非典，医院没人看病，他这个院长一定会千方百计拉生意。他说什么？”

周捷含着微笑，嗔怪地说：“亏你们还是多年的朋友，这样说人家，不忠厚。”

左光哈哈大笑起来：“所以我不喜欢他，能不见就不见他——除了想找人吵架的时候——那家伙说起生命来有一套，有时间我还得找他吵。他怎么说？”

周捷：“是胰腺炎。”

左光：“胰腺炎？胰腺是什么东西？”

周捷：“在腹部右侧，你经常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冯大夫说，都是你不注意保养，经常熬夜的缘故。”

左光：“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想把我当成挨宰的对象。周捷，别听他的。这么说我们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周捷：“基本上就是这样。不过冯大夫说，也许会有一个阶段比较疼。”

左光：“疼吧，一个大男人，还怕疼吗？周捷，从明天开始，我就得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了……”

周捷：“不，左光，恐怕你得暂时停停。”

左光：“为什么？”



周捷：“还记得我那个在昆明的同学吗？王静茹，她早就约我们到昆明去玩。前几天，没告诉你，我已经答应了，并且订好了机票。”

左光：“去云南？小捷，你在想什么？闹非典呢，大家都不去旅游。”

周捷：“云南没非典。再说，我想去。左光，你还记得吗？我说去云南玩已经好几年了，你答应陪我去，可总没空。这一回，我希望你能陪我。”

左光：“可是，你听到了，我答应老马半年交稿。”

周捷：“所以我才自作主张订了票。我知道你永远是没空的。左光，半年呢，也许我们一个月、半个月就回来了。”

左光：“也许，我们可以缓一段，等非典闹过去，我的书也写得差不多。”

周捷背转了身：“也行——如果你连我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肯答应的话。”

左光赶快从背后抱住她：“行，行，答应你。半个月，只半个月，行不行？”

周捷转过脸来，含泪笑了。

### 3

孩子们还叽叽喳喳地在那儿等着。

一楼的窗户突然开了，一个人在防护网后面露出头来。他叫田林成，下岗工人。

田林成：“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还叫人家睡觉不？”

孩子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退了几步，离开他远一些，继续在那儿等着。

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一辆摩托开过来，骑摩托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叫马立克。车后座上载着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孩。



马立克：“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小莉，快下来看看。”

小莉：“看什么看？是热闹你就看。你们楼上的事你急什么？先把我送回家你再回来看吧。”

马立克已经下车了，不管她下来没下来，支上车就走，差点儿把她摔倒。

马立克抓住一个女孩：“干什么呢？”

女孩：“倪虹要回来了。”

马立克：“倪虹？那个歌星？就是从我们楼上唱出去的那个？”

女孩：“就是她。北京闹非典，她回来了。”

马立克惊喜地张大眼睛：“酷毙了，闹非典把歌星都闹回来了。小莉，小莉，倪虹回来了。”

小莉生气地说：“你走不走啊？我家里打电话催过两回了。”

马立克没听见，尽顾打听：“确实吗？她什么地方没住过？还能回这里来？”

一个男孩：“报上早就报啦，你没看见？”

小莉在后面怒气冲冲地说：“马立克，你到底走不走？”

马立克头也没回：“小莉，是真的，倪虹还真要回来了。”又问那男孩：“几点啊？快了吗？”

小莉把头盔摔在地下，大声地说：“马立克，你不送我就走啦！”

马立克：“别慌，慌什么？”继续热心地在那儿打问着。

小莉：“你就在这儿追你的星吧。”脚一跺，回身走了。

马立克：“哎，哎，你别急嘛，我又不是不送。”看着她走远了，索性回来，继续问那帮孩子：“她不是回来开演唱会的吧？报上怎么说的？”

远处有车灯的光亮出现，孩子们顾不上理他，又发出一阵欢呼：“来啦，来啦！”

果然来了，不是一辆，是一个车队。前面一辆停下，从



车上下来两个保镖一样的男人，二话不说就过来推开那些孩子；第二辆是一辆加长奔驰，车门打开，一个三十几岁，看上去脂粉气很重的女人，一身珠光宝气地从里面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手里提一个大行李箱，看样子是女人的保姆；后面一辆车停下，下来的是几个记者，一下车就狂拍不停。

那一身珠光宝气的女人，就是倪虹，当红歌星。她一下车，就引起孩子们一阵歇斯底里的大叫，人们激动地往前拥着，保镖们死死地把人们拦住。前面的孩子拼命地把小本子伸进来，后面的女孩挤不上，已经着急地哭了。倪虹神采飞扬，不断地向人们送着飞吻，又顺手接过小本子，龙飞凤舞地在上面积着自己的名字。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一边走一边打着手机过来。女孩叫陈晓青。

晓青：“明天八点半，准时走台，好不好？哎，你可把灯光、舞美通知到了，那帮人是爷。”一抬头看到面前热闹的局面，对手机：“先这样，有事回头再打。”挂上手机，一边注意地看着，一边随着倪虹上了台阶。

马立克在外面看着，惊叹地道：“哇噻，酷毙了。小莉，小莉。”一回头，才想起小莉早就走了。他赶快把摩托车停好，也随着人群往里走。一个保镖拦住他。

马立克：“我就住在这楼里。十四楼的。”

保镖放行，马立克赶快追上去。

一楼的窗户又开了。田林成向外看着。田林成的妻子张亚丽，将卷了一头发卷的脑袋也挤过来。夫妻俩露出又是羡慕又是妒忌的目光。

田林成：“看看，人家也是人，咱也是人。”

张亚丽一撇嘴：“有啥了不起？你信不信，明天我就是和她走个碰头，我也敢不理她。哼，上学的时候，一考一个不及格。”



田林成：“你倒及格，你倒及格你咋下岗了？”

张亚丽：“咦，老鸦飞到猪身上，你没下岗？你没下岗？”

田林成一把把她推开了，接着关上窗户。

楼门口，孩子们还在乱纷纷地叫着倪虹的名字，倪虹站在楼门口，频频地向大家送着飞吻。

没人注意，一个青年趁着乱从一旁挤进门去。青年二十六七岁，头上不合时宜地戴着一顶帽子。保镖一拦他，他从容地向里指了指，意思是住在里面的，保镖让他进去了。

这时，刘秘书从里面出来，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气，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那青年来到一楼电梯间门口，看了看电梯，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他，转身走楼梯上楼。

楼梯里灯光昏黄，光线照出那个正在一步步上楼的青年人的影子，同时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透出几分紧张的气氛。



倪虹转身进楼，同时对保镖：“你们都回去吧，只要小玉陪着我。”

她进去了。她的经纪人紧紧地跟在她身后。

倪虹回过身来：“没听见吗？除了小玉，其他人一律住到宾馆去。”

经纪人：“倪虹，你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天？两天？我好给你订票。”

倪虹：“我不知道，也许明天就走，也许一星期，一月，一年，不知道。”

晓青已经进了电梯，正按着开门开关等着她，对她微笑着：“请进。”

经纪人：“倪虹，你饶了我吧。你是什么人啊能在这儿住一星期？安排好的那些演唱会怎么办？”

倪虹：“演唱会？还有演唱会？”

经纪人：“当然有了。今天二十号，二十三号，我们在广西有一场演唱，二十五号，杭州，二十六号早上飞新疆，在乌鲁木齐有一场，唱完了接着上飞机，到西安……”

倪虹一下子回过身来，发开了脾气：“我的话你没听到？我不许任何人跟我进来，除了小玉。小玉，走，咱们上去。”说着进了电梯。马立克也进去。

倪虹看他一眼。马立克赶快往上一指：“我就住这楼上。十四楼。”

倪虹不再理他。

经纪人站住，无奈地对正在关闭的电梯门：“那好吧，你就在这儿好好地休息一夜，明天我来接你。”

电梯门已经关上了。经纪人回头，看到门口的保镖，狠狠地吐了一口：“不就是被男人甩了吗？至于吗？走，回去。”

一行人穿过那些失望的少男少女上车而去。

电梯正在缓缓上升，倪虹长叹一声：“小玉，知道什么叫累了么？”

小玉笑着：“姐，多少人想累还累不了呢。”

马立克热切地看着倪虹，看人家根本不注意他，有意咳了一声。

倪虹一躲，警惕地问：“你不发烧吧？”

马立克不解地问：“什么？”接着明白了：“放心吧，咱们这儿还根本没有呢——咱怎么敢抢在首都人民前面呢。”

倪虹又不理他了。

晓青递上一张名片：“您是倪虹吧？咱们是老邻居了。我住七楼，是电视台文艺部的。您在这儿住多久？我们正在筹拍一部反映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大型文艺晚会，您能唱一首歌吗？”

倪虹冷冷地看她一眼，没接名片。晓青有点尴尬地伸着手在那儿，小玉赶快接过来了。





倪虹：“对不起，我是回来休假的，不是来演出的。”

晓青：“这也是休息啊。我们部主任那天还说他和您是老朋友呢！夏林，您还记得吗？”

倪虹：“不记得了。”

晓青：“没关系，回头我给他电话，告诉他您回来了。”

七楼到了。晓青不管人家理不理，伸过手来：“我到了。再见。我们会再见的。”

倪虹勉强和她握了握手。晓青出去。

陈老师的家，房间很小，很简朴，最显眼的就是一张钢琴。陈老师，五十几岁，坐在钢琴前，旁边围着几个七八岁的孩子。陈老师笑嘻嘻的，正在教孩子们弹琴。

陈老师：“听，听，闭上眼睛听。多美妙的声音。”

孩子们真的闭上了眼睛。

陈老师突然癫狂一般弹起一支欢快的曲子，整个人也随着曲子欢快地抖动着。

孩子们高兴地叫着，张开了眼。

陈老师高兴地孩子般笑着，大叫着：“听啊，听啊，还记得这是谁的吗？”

孩子们大叫着：“莫扎特。”

外面门突然响了，陈老师一下子停下，孩子们也如受惊一般噤了声。

传来晓青的声音：“主任，她说记得您，记得您当年对她的帮助。您赶快和她联系，请她吃顿饭。如果她能来唱歌，哪怕唱一首，咱这台节目就有卖点了。咱卖倪虹啊。”

陈老师笑起来：“是姐姐，没事儿，来，接着弹。”一边说着，一边晃着身体继续弹起来，孩子们跟着他一起唱着那曲子。

晓青在外面：“爸，太吵了，人家在打电话呢。”

陈老师：“不理她，接着来。”

